

黑道枭雄的暴力和阴谋，
苍茫夜幕留下多少个难解之迷？

西线无战事

SIXIONGDI

长篇小说
严岐成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物欲横流的都市，五彩缤纷的世界。
公安局局长的家庭和情感，
事业和友情让他心力交瘁。

西线无战事

长篇小说
严岐成 著

SIXIONGDI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兄弟/严岐成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 10
ISBN 978-7-5438-6928-8

I. ①四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7328 号

四兄弟

严岐成 著

出 版 人: 李建国
责 任 编 辑: 李蔚然 龙妍洁妮
装 帧 设 计: 木鱼书籍设计
版 式 制 作: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
出 版、发 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邮 编: 410005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印 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印 张: 19
字 数: 220 千字
书 号: ISBN 978-7-5438-6928-8
定 价: 30.00 元

前言

什么叫黑白两道？什么叫官商勾结？什么叫流氓大亨？一个人的七情六欲，百万富翁的袖里乾坤，黑道枭雄的纵横捭阖，官场中人的深沉睿智，记者、公关小姐、家庭主妇的各自风情。

世纪之交，从小长在一个大院，情同手足的四个兄弟姊妹在人生路上相遇了。

童年的友谊是最纯真的友谊，兄弟之间的情意是最真挚的情谊。亲情和友情使他们重新结合在一起，可是，沧海桑田，他们已经在各自的人生路上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事业。可这事业是碰撞的，路是交叉的，纯真的友谊、诚挚的情谊能够融合这些碰撞和交叉吗？

物欲横流，人情如纸。本来就很成功的人却想要更大的成功，本来就富有的人却想要更加富有。人的欲望原来如此的膨胀，如此的无止境！

国法、党纪、欲望、情感，还有人的道德和操守，都在这里冲突并激起惊涛骇浪。波峰浪谷中，一个人何去何从？谁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？

英国的一名首相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没有永恒的敌人，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

在利益面前许多东西竟变得那么苍白。什么童年的友谊、兄弟的感情，实际上都是一种利用的幌子。在利益的面前，情感成了最美丽的面具。而在这面具下，只能是相互勾结，相互利用。在这种权钱交易、黑白勾结之中，人的操守和道德底线经受着严格的考验。人的灵魂强烈地震颤着，在经受炼狱般的煎熬。谁能浴火重生，谁能出淤泥而不染？

人不能没有情，也不能没有欲。但党纪和国法给了它底线，道德和操守给了它准则。可能把握得好吗？真的很难！一个公安局的治安处长，在人情的攻击下溃退下来。而一个公安局副局长也在节节设防中，最终亲手摧

四兄弟

前

言

毁了自己的信念长堤。

一个黑道人物并不可怕，可在金钱的支持下，他的能量就开始成倍地翻滚。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，杀人于无形之中。

有了百万富翁的运筹帷幄，这场游戏变得更为可怕。金钱打造了人，欲望改变了人，情感扭曲了人。只有理想和正直游离在这丑恶之外，可她有些孤独，有些凄凉。最终她跃上万里蓝天，重新去寻找她的理想王国。

可我在这里也告诉了人们：无限膨胀的欲望只能带来毁灭。因为只有毁灭才能制止欲望的膨胀，只有毁灭才能诞生有价值的东西。那么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是正直、善良、无私与坦荡，天地之间一股浩然的正气。公安的年青一代，他们的品格和才能在这毁灭中脱颖而出。他们代表着理性，代表着一种新生而朝气蓬勃的力量。没有羁绊，没有虚伪，他们只有一点，那就是对法律和人民的忠诚。他们将情和欲打造的迷雾一扫而光，剩下的只有理想和正义。

杀人的必然要得到法律的严惩，自以为是，巧取豪夺，必然是可悲的下场。没有金钱是不能的，可金钱不是万能的。一时的失误会造成千古遗憾。锁不住你的操守，就会失去道德，失去道德，一个人就要沉沦。

而沉沦是多么可怕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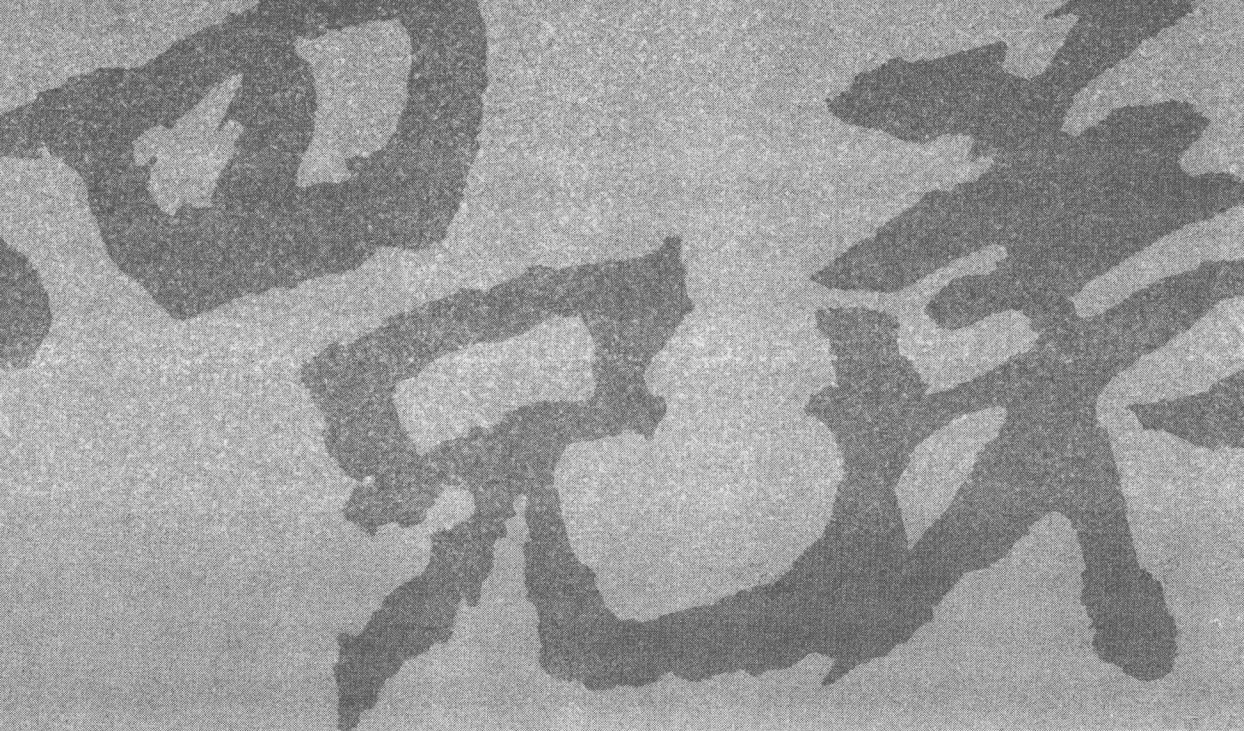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只有一次，失去的永远不会再来。

也许，温情脉脉比横眉冷对更加可怕。它会让你丧失警惕，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你的底线。

而底线至关重要，你能撩开那温情的面纱，还人情一个本来面目吗？

亲爱的读者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让你的思维送给你结论吧！但愿这部小说不但能够给你带来消遣，还能带来你的思考。

有句话叫：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。任何人不必对号入座，如能引起谁的警觉，那就是作者之幸。



目录

前言 / 001

小引 / 001

第一章 / 生态园 / 003

第二章 / 情到何处 / 023

第三章 / 志同道合 / 041

第四章 / 女友 / 055

第五章 / 闵老大之死 / 068

第六章 / 案件侦查 / 081

第七章 / 情人 / 091

第八章 / 明月山庄 / 100

第九章 / 案件突破 / 118

第十章 / 监狱 / 137

第十一章 / 债务 / 154

第十二章 / 大世界 / 169

第十三章 / 璐娜之死 / 188

第十四章 / 凶手 / 196

第十五章 / 一副牌照 / 212

第十六章 / 公安新秀 / 229

第十七章 / 底线 / 245

第十八章 / 法网恢恢 / 259

第十九章 / 职责 / 281

尾声 / 296

小 引

关东，一片广袤的土地。春江，一个美丽的北国都市。智得昌、吕凡、纪彬、南宫燕，四个异姓的兄弟姊妹。童年的情感，成长的烦恼，事业的碰撞，在这广袤的土地上，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，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
老大智得昌，鸿业集团董事长。长袖善舞。与其说他是一个商人，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智者。他不但懂得商场，也懂得官场，知晓江湖风云，善解人情冷暖。既有黑道枭雄，也有铁腕警察为朋友。他像一个精明的围棋高手，提前布局，提前做眼，总是恰到好处地运筹帷幄。他率领他的鸿业，像赶着一辆黄金马车，在悬崖与峭壁之间穿梭而行。为了他的“新世纪休闲娱乐中心”，为了他炫目的金钱，他尽心竭力，盘算于斗室之内，运筹于红尘之中。

老二吕凡，春江市公安局副局长。正直、坦荡、睿智、果断、情深义重。主持春江公安期间，努力于案件侦破，保护一方平安。事关大是大非，相信法律，重视原则。可私情像一道小溪悄悄浸润他最薄弱的心田，最终演变成洪涛巨浪，冲毁了他精心构筑的堤坝。在友情和原则之间，在操守和欲求之间，他的灵魂在痛苦地煎熬。

老三纪彬，鸿业集团副总，拆迁公司经理。春江市黑道上的大哥大，一方枭雄。聪明、义气，有嗜血的勇气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戏弄人生，玩弄法律。自以为可以玩转世界的时候，他陷入灭顶之灾。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古之使然，今也一样。不管他如何挣扎，正如常言：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老四，南宫燕。四兄弟中唯一的女性，三个男人的妹妹。同时，她还是智得昌的前妻，吕凡心中的情人。春江电视台主持人、记者，名动全国

四兄弟

小

引

的女作家。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，在这理想中，先是智得昌的幻灭，继而是吕凡的幻灭。她终于选择了出走，也许，逃避是最好的选择。幸好在她离开春江的刹那，阳光永远地储存于她的心田。

他们在一个大院中留下童年，他们在一个母亲的关爱下成长，友谊铸在了心里。岁月变迁，沧海桑田，人生之路毕竟不仅仅只有友情，兄弟是否会形同陌路？

第一章 生态园

1

突然之间，吕凡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。

纪彬陌生，他的女友更陌生，甚至连南宫燕和智得昌都变得迷茫起来。怎么搞的？童年的朋友，从小长大的兄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？

雅间里最先向他伸过手的就是纪彬：“二哥，想死小弟了。”

声音不缺真诚，却透着一种逢场作戏的意味，特别是他身边浓妆艳抹的一个女子，更让他觉得这个老三与众不同。

他长发齐耳，肩宽腰阔，臂长手大。握住吕凡的手似乎在传递着他的力量。吕凡不甘示弱，也紧紧握着他的手摇了摇：“想我也不给我打电话，还赶不上大哥和小燕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！我害怕我这个无业游民，二哥不给面子。”

“谁说的？今天你埋单就完了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，这点事让小妹办就完了。只要哥哥们能来，小燕脸上就有光了。”南宫燕赶紧说道。今天她穿着一套米色的西服裙，长发齐腰，抬手招呼所有的客人入座。

吕凡情不自禁地向她多看了一眼。这个小燕曾是他心中的偶像，但他始终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。她和老智没结婚时是这样，等她和老智离婚后还是这样。现在小燕也是38岁的人了，而他吕凡正当不惑，什么时候他们的情感会有个了结呢？这是常常困扰在官场上一路春风的吕凡的一件大事。

“怎么没把嫂子带来？”南宫燕一笑，露出她的一对虎牙，明知故问地对吕凡说。

四兄弟

第一章 生态园

吕凡摆摆手并不解释，他在这些公开的场合从来是不带家眷的。这里只有纪彬带着一个女子。

“来、来来，我给介绍一下。”纪彬拽着那女子，“小丽，林丽丽。我的朋友。”

吕凡坐在椅子上欠了欠身，没有理睬林丽丽要伸没抬的手。他对这个女人印象不好，不只因为纪彬拽她时她扭了扭身，更主要的是这女人打扮得太俗。可林丽丽倒没计较吕凡的态度，而是挨着吕凡坐在他的一侧。这使吕凡更不高兴，按年龄应该是智得昌的位置，按照心里的希望，他是想让南宫燕坐在那儿。

纪彬何许人？一眼就看出了吕凡的不高兴，他招呼林丽丽：“小丽，你坐这儿，那是东道的位置，你坐你拿钱。”

大家哄堂大笑，笑声中林丽丽换了位置。她嘴里不服：“讲究不少呢！”

纪彬脸色一沉，再没多说。林丽丽看着纪彬的脸色，再也没了动静。其他的人也不管这些，纷纷落座。结果，智得昌和南宫燕一边一个挨着吕凡，纪彬和林丽丽打横作陪。

这生态园，顾名思义是一片自然生态的意思。整个大厅里鲜花绿树，小桥流水，别有景致，别有情趣。这独出心裁的设计，召得春江市的人趋之若鹜。大厅里已坐满了用餐的人，打破了自然生态的宁静。雅间里自然清静许多。这南宫燕是春江电视台的主持人，也算春江的名人。否则，在这个地方占上一块净土，那是要排三天队的。

“来吧二哥！我们还是来点洋的？”南宫燕也叫吕凡二哥，她问吕凡要喝什么酒。

想起这几天已经答应的应酬，吕凡说：“不了，还是来点啤酒吧！”

智得昌顺着吕凡：“行，小燕也不能喝。来点啤的就来点啤的。”但紧接着他又看了一眼纪彬，“老三来点白的，给他上一瓶泸州老窖。”

纪彬说：“吃肥牛，涮火锅。来什么啤酒呢？我们又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除小燕外，都喝白酒。”

这几个人中智得昌最大，脑门也最大，反射着灯光也反射着他的智

慧。41岁的他已是鸿业集团董事长，春江市的百万富翁。他听了纪彬的话说道：“也好，就照老三说的来吧！”

服务小姐用托盘托上来两瓶泸州老窖，给南宫燕来了一瓶啤酒。南宫燕要给林丽丽也上一瓶啤酒，林丽丽摇摇手说：“我喝白的。”

纪彬这才放下黑着的脸说：“怎么的！瞧不起我们丽丽？小心把你们爷们撂倒。”

无疑，林丽丽的决定托起了酒桌上的气氛。她还格外愿意单挑吕凡：“二哥，我们第一次认识，今天又是我们燕姐给你摆的场，我得单独敬你一杯。”

吕凡经验老到，他想不接林丽丽的这杯酒，可面子上又过不去。他稍想了一想，说话了：“这么的，你是纪彬的朋友，也是我们的朋友。你这杯酒绝对不能单敬我，要敬先敬大哥和今天的东道主小燕。然后再敬我，敬我多少我都喝。”

“好，二哥，一言为定！”别看林丽丽染着金黄色的头发，涂着蓝色的眼影和银色的指甲油，说起话来非常爽快。

为了助兴，林丽丽和南宫燕单喝的时候，小燕也换了一杯白酒。这一下纪彬高兴了，他说道：“二哥可不能欺负我们丽丽小啊！今天小燕是东道，老智是大哥，可你今天却是主要的客人。我们陪的都是你，小丽比你多两杯了。你最少也得补一杯。”

吕凡正要回答，林丽丽说道：“不用，咱们喝酒是为了联络感情，又不是比赛。但我的心情得表达到，现在大哥我也敬了，东道我也敬了。二哥说过，我怎么喝，他怎么喝。”说着话，她的目光逼向吕凡。

正眼看来，这个小丽还是很漂亮的。尽管她打扮得有些异常，但她眉毛弯弯的，很细很长，一对眼睛流光溢彩。说起话来就带笑，而且是青春女孩开朗的笑。她的大方和开朗，赢得了吕凡对她的重新评价。

“好吧！既然丽丽今天这么高兴，我们又是多年的朋友，我领两杯。我不能像纪彬说的补一杯，但我也先敬一敬东道。”

这一来，南宫燕无奈又喝了一杯白酒。吕凡又说好久没见面了，大哥今天又邀过他，这次就算一块了不另办了，带着纪彬又喝了一杯。然后，

他控控杯说：“怎么样？老三！没欺负你的小丽吧？”他又面对林丽丽，“咱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又是我老弟的朋友，咱们喝三杯吧？”

这一来，酒桌上的气氛起来了。大家一起鼓掌，掌声中林丽丽也不示弱，两个人连干了三杯。

这三杯下来，林丽丽可就有点醉眼蒙眬。她脸像块红布一样，吐着粗气，脑袋靠到纪彬的肩上。

吕凡一笑，再没找林丽丽，而是举杯说道：“来，我们都是多年的朋友，某种意义上胜过姊妹。人生在世，除了事业、金钱、家庭，友情永远是最珍贵的一项。我吕凡不管走到天涯海角，都不会忘了我们从童年起的感情。这杯不带林丽丽，咱们几个干了！”酒喝得到位，吕凡话说得又动情。几个人又喝了一杯，只有南宫燕无奈告罪也喝了一杯啤酒。

喝到这里，吕凡脸不变色。他又说道：“酒是感情的纽带和桥梁，但绝不是标准。我们在一起酒到位、感情到位，就行了。喝多了谁也受不了，适可而止。咱们这些人，把谁喝倒了都不好。”

在酒场上，吕凡真有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的气概。在座的都知道他的酒量，看他如此说，也就不再坚持。智得昌说：“对，吕凡说的对！咱们喝点啤酒，大家唠一唠。谁都穷忙，难得在一起，说说话，说说话。”

智得昌这么一圆场，大家都说好，气氛平和了许多。

这时，纪彬开口说道：“二哥，我和大哥想合伙办个买卖，带你一个暗股。你也不用去，平常罩着点就行。”

“不违法的你就办，违法的我也罩不住。什么暗股不暗股，咱们这么些年了。没钱我就找你和大哥借，有钱我也不能故意去麻烦你们。”吕凡态度明朗，说起话来绝不拖泥带水。

“这年头，随便干的买卖哪一个能挣着钱？只有不让干的，你去干了才能挣大钱。毒品不让卖，军火不让倒。但是只要有人卖了，有人倒了就发财。”纪彬侃侃而谈，很有一番理论。

“那财不发也罢，没有了自由，没有了生命，金钱再多也是别人的。”南宫燕说道。

“小燕说的对，身体、家庭、事业、友情必须得平衡。所谓的人生幸

福，就是这些东西的全方位的平衡。”吕凡喝了那么多酒，思路仍是那么清晰。

“我这个人的准则就是：金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”智得昌端着橙色的酒杯说道。

几个人借着桌上的酒，唠了许多。快结束时，还觉得意犹未尽。智得昌说：“这么的！哥们几个平常都忙，难得在一起。我安排大家唱会歌，玩一会。”

纪彬、南宫燕、还有酒已醒了的林丽丽一起赞成。因此，也由不得吕凡。南宫燕埋了单，几个人来到停车场。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车：智得昌的宝马，吕凡的帕萨特，南宫燕的红色高尔夫，而纪彬的是一台高大威猛的丰田霸道。

智得昌在前引路，一个车队在灯火明亮的春江市缓缓行进。不久，智得昌将他的宝马停在红霞路的一幢大楼跟前。他先下车，所有的人也都停车。等吕凡下车后，他指着眼前的这幢大楼说：“这就是我和纪彬要办的买卖，新世纪休闲娱乐中心。”

吕凡看了一眼这幢现在还没有灯火，黑黝黝矗在那里的楼房，什么也没说，只不过在心中掠过一丝不快。这不快，他说不清是对南宫燕的，还是对智得昌和纪彬的。他只是觉得，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，兄弟之间的友情也蒙上了另一种色彩。

2

纪彬开着他的丰田，缓缓驶进了雅居花园小区。他的住宅在A栋5楼，是一个188平方米的单元。下车后，林丽丽已恢复了常态。她搀着纪彬上了电梯。这时的纪彬已没有和智得昌他们在一起的表情。他沉默着，宽宽的眼眉，细长漂亮的眼睛像平静的湖水，没有丝毫波澜。高高的鼻梁，方正的下巴，纪彬有着充满男人魅力的脸形。他身材高大健壮，是个令所有女人一见倾心的那种类型的男子汉。林丽丽小鸟依人般搀着他，靠着他。

纪彬用钥匙打开他单元的门，迎门就是客厅。客厅宽大、明亮，镶着

闪光如瓷的地板。此刻，地板上坐着四个人围了一圈在打扑克。看到纪彬回来，他们一起站起，声音也似乎一致：“大哥回来了？”

这四个人全是20多岁的小伙子，一色的板寸，一色的白色T恤。他们脸色红润，气质非凡。纪彬看到他们，脸上现出笑容：“好、好！”他摆摆手，让他们继续玩。

林丽丽给纪彬换上拖鞋，接过纪彬脱下的外套放在衣架上。

恰在这时，纪彬的手机响了。林丽丽看了一下号，递给纪彬。纪彬接过：“喂？”

“彬哥！我遇到了点麻烦，你给我派两个弟兄来啊！”这声音让纪彬想起水晶宫的老板，外号七彩鱼的刘宝。

“好啦！一会就到。”纪彬没问什么缘由，他收了线转身对打扑克的人说：“来福！你领他们跑一趟水晶宫，刘宝那儿有点小麻烦。”

“好！”来福答应着，摔下扑克接过纪彬递给他的车钥匙，回首招呼另外几个，“走！”

临出门时，纪彬告诉他们：“完事后，你们不用回来了。回去休息。明天十点过来，我们上明月山庄。”

纪彬相信来福，不管什么麻烦，他一定能处理好。因为，他深知他的这四个小弟的能力。来福沉稳多思又临事果断，当武警时他就是班长。其他三个，都是他前后的战友。他们在武警受训，都有非常好的击杀搏斗本领。他们对来福忠心耿耿，而来福又对他忠心耿耿。这也是纪彬的用人标准——既要有能力，又要有感情。而感情尤其重要，这么晚了，他们仍在这里等他就是明证。每天晚上，纪彬不睡，他们是不会入睡的。

果然，没多久，来福的电话就到了：“大哥，我们一到他们的人就散了。听刘宝说是三道街的铁拐，我用不用去找他们？”

稍做深思，纪彬说：“你们休息吧！这事我来处理。”

处事不能过急。急，往往出错。多年来，纪彬已养成了外热内敛的性格。他知道铁拐，他为什么派人骚扰水晶宫？纪彬在接到来福的电话的刹那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。

他将自己的身体泡在浴缸里，让林丽丽柔嫩的小手如按摩般在他浑身

上下游走。这让他感到很舒服，不只是肉体和感官上的舒服，还有内心的舒服。纪彬 39 岁的人生，最喜欢的就是金钱和女人。因为，金钱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，满足他的虚荣。不管是什么人，不管是哪路神仙，纪彬只要找个理由巧妙地在他面前甩上一沓厚厚的钞票，他都会眼珠发亮，原本板结的脸上立刻现出笑容。

而女人，不管她多么漂亮，多么高傲。只要你把她抱到床上，脱掉她身上赖以遮羞的最后一块丝帛，她就是你的了。这会让纪彬从心里升起一股征服感。征服女人的同时，他觉得征服了世界。

纪彬出身贫寒，幼年丧母，他是在父爱的呵护下长大的。除了智得昌、吕凡、南宫燕这些童年的伙伴、童年的友谊之外，能令他感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温暖的，就是智得昌的母亲分给他的一丝母爱。纪彬骨子里就勇斗狠，可他在外面被打得遍体鳞伤时，父亲给他的只是更严厉的呵斥。智得昌的母亲就会像老母鸡一样，将他拽到自己家，给他涂上红药水，洗净身上的衣服。然后去找人家的家长，给小纪彬讨回公道。每年过春节，纪彬都会和智得昌一样，在老人家手里接过一双崭新的袜子。

后来，他们居住的那个大院被拆迁了。拥挤在一起的房屋被推倒的一刻，已是青年的纪彬眼中充满了泪水。他感到童年的梦碎了。他在瓦砾堆里抓了一把黄土，把它封在了枕头里。此后，在他开始接受整个春江市的拆迁工程时，他每到一处，在工程开始之际，都要焚香放炮。当他庄重地、煞有介事地跪地磕头时，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个离经叛道的人竟如此虔诚。其实别人哪里知道，他是为了一段消逝的美好的历史和情感。

纪彬微闭双眼，脑子里想着铁拐。铁拐知道水晶宫是纪彬的地盘，他找水晶宫的麻烦就是找纪彬的麻烦。但他适可而止，只是向纪彬发了个信号。信号的意思，纪彬心中雪亮。他和智得昌要开的休闲娱乐中心，就在铁拐的红霞路。纪彬的前期运作已经开始，却没有给铁拐任何招呼，铁拐心中不快。纪彬想了想，这是一件小事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能只为意气用事？他觉得还是要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

第二天，他的四个小弟准时来到他的 5 楼。推开门，他们异口同声地

说：“大哥早！”

纪彬穿着绣着龙的睡衣，已洗漱完毕，他正等着几个小弟来共进早餐。林丽丽极善烹调，早餐桌上稀粥就两种。而鸡蛋饼、土豆饼、花卷、蒸饺琳琅满目，四碟精心腌制的小咸菜，色泽鲜艳。一眼看去，就能勾起你的食欲。

纪彬居中，四个小弟一面两个。除了王来福，他们一个叫李冰，一个叫韩涛。还有一个，复姓上官单名雷。他们的身高都在1.8米左右，坐在不锈钢管制的餐椅上，腰板挺得笔直，一看就是受过良好的训练，透着令人生威的气质。

纪彬向来福挥挥手，首先端起了饭碗。其他人得到了信号，立刻操起筷子一阵风卷残云，林丽丽精心准备的早餐被他们一扫而光。

15分钟，早餐完毕。纪彬起身踱到客厅的沙发上，早有来福递过一根中华烟，旁边李冰已打着火机将跳动的火苗捧到纪彬眼前。纪彬狠狠地抽了一口，长长地吐出两根蓝色的烟柱。他将身体靠在沙发上，开口问来福：“你说铁拐的事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听大哥的，大哥一句话，我们今天就摆平他。”

纪彬闭上双眼，心中升起一股无奈。问来福等于没问，这样的事还得自己拿主意。他告诉林丽丽：“小丽，你给肖主任打个电话看他走没走？”

然后，他又对来福说：“渔具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全在车上。”来福回答。

“你们下去发动车，等我。”纪彬说。

来福答应一声，起身开门，其他三人也和他一起穿鞋下楼。

小丽已打完电话，她告诉纪彬：“肖主任已上车了，他告诉你快点。”

纪彬沉思了一下，对林丽丽说：“你今天不要上明月山庄了，你到得月楼订个桌。下午给铁拐打个电话，就说我今晚请他喝酒，叫他六点到。”

安排完，纪彬不顾林丽丽的表情，换上一套猎装，自顾下楼去了。

林丽丽向来以纪彬的意志为她的意志，纪彬的安排不管她满意不满意她都要照办，而且要办好。她把所有的事情办妥，六点钟她首先站到了得

月楼的门前。

在春江，得月楼是个一般的饭店。纪彬把今天的场安排在这里，当然是没把铁拐看得太高的意思。可得月楼的老板却受宠若惊，他把整个二楼空了出来。对外说，彬哥包了。

六点，一辆黑色的捷达缓缓靠向了得月楼。车门一开，先伸下来一根不锈钢的银色拐杖，接着下来一个秃头，等秃头往上一抬，林丽丽看清了，一副宽大的黑色墨镜扣住了一张肥得变形的脸。她知道这就是三次进宫、暂霸三道街的铁拐。后面跟下来的是瘦猴唐丙和金牙姜园。铁拐在前先对林丽抱了抱拳：“纪太太，小弟有礼。”

林丽丽能看到铁拐双手抱拳之际，脖子上一根筷子粗的大金链子发出炫目的光泽。她习惯地双手一拢：“请、请，里边请。”

铁拐在唐丙和姜园的搀扶下，拄着他特制的不锈钢拐杖刚刚推开得月楼的钛金大门，纪彬的丰田霸道风驰电掣，一声尖利的刹车声响后，停在了得月楼门前。车门一开，来福首先下车。一手遮住车棚，一手拉开车门，纪彬面无表情地走下他的丰田车。他的后面是一台日产三菱，三菱车里端坐着肖主任。他是春江市动迁办主任，纪彬的直接业务主管。纪彬今天陪他钓了一天鱼，二人斩获不少。纪彬一边吩咐林丽丽，将钓的鱼交给饭店加工，一面上前与回过头来的铁拐打了个招呼。

铁拐刚想进门，听到后边的车叫，就回过身来等候纪彬。纪彬昂首而入，向等候的铁拐点了一下头，向前一伸手：“请！”“请”字的声音还没落，纪彬已向二楼走去。

二楼按照纪彬的要求，林丽丽的安排，没放圆桌，放了一张很大的长条桌。纪彬拽着肖主任坐了主席，来福领着李冰他们坐了一侧。这一来，铁拐和唐丙、姜园以及他们的司机只能坐在另一侧。

本来，铁拐听到纪彬有请心中有点暗暗高兴。他向纪彬放了个小小的信号，他就这么乖。看来，纪彬绝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可怕。如果干掉纪彬，那他铁拐在春江黑道上的地位……在来的路上，铁拐没少想。

可往这餐桌上这么一坐，不知怎么，铁拐就自然而然地发现他的所有想法全是胡思乱想。